

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全帙探考

朱伟东

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是明末著名的学者、诗人、藏书家曹学佺所编纂的一部历代诗选，所选之诗根据时间的先后共分为《古诗选》、《唐诗选》、《宋诗选》、《元诗选》、《明诗选》五大部分，《古诗选》又包括了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八个朝代，再加之后面的四个朝代，故称为“十二代诗选”，亦名《石仓历代诗选》^①。是书是曹学佺一生所编辑的最大一部书籍，也是我国诗歌编纂史上规模宏大的一部诗歌总集。但是，由于成于乱世，又加之编纂过程中的种种原因，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至今已散佚不全，难窥其原貌。更为糟糕的是后人对此的著录各执一词，颇有出入，以至于时人无法知晓其真实情况。为此，笔者经过一番考证探究，企图展现是集所刊刻卷帙的全貌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查考现有的图书著录和馆藏情况，对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皆有所记载，可见此书曾流布广泛。据本人收集的资料和实地调查，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、《中国善本书目》、《西谛书目》、台湾《丛书子目类编》、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》等国内外大型书目都有详细的著录；在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、天一阁藏书楼、华师大图书馆等国内外十几个图书馆都藏有此书^②。然而，从各书目的著录来看，相互间著录不一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。从各

图书馆的馆藏来看，都非全本的《石仓历代诗选》^③。因此，从目前存世的文献资料中无法确切知晓《石仓历代诗选》的真实面貌。

为了研究的方便，可将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分作两部分来展开研究。其中《古诗选》、《唐诗选》、《宋诗选》、《元诗选》为前一部分，《明诗选》为后一部分。对于前一部分的诗选，内容相对较集中，各类著录情况相同，有多部完整的本子馆藏于世，相互之间亦无丝毫差异，情况比较明了。而有关于《明诗选》的部分是该诗选的重点，卷帙繁复，特别是次集以下各集不但没有相一致的著录，而且没有确切的卷数，许多公私目录都以为已经散佚多时，无从编辑，仅录其前面几集以偏代全。如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为 888 卷，明诗选录一至六集，似乎已是足本，《四库全书》仅收 506 卷，止于明诗次集，认为次集以下“今皆未见，殆以散佚”。^④

现在被普遍认为最完备的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足本著录见于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，所著录诗选共计 1255 卷。其明诗部分不但包括了明诗选各集及其续集再续集，而且也有十个以地域划分的诗集（包括社集）。然而《丛书综录》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目录，没有标出具体的馆藏情况。检阅《中国善本书目》，所著录的情况，前一部分与之相同，而明诗选却与之相差甚远。

《善本书目》著录中没有确定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总卷数，只罗列了九个图书馆各自的馆藏子目和书籍的具体存世卷次，皆为不全之本。把所有本子相加，舍去重复之卷数，其具体情况如下：

古诗选 13 卷 唐诗选 100 卷 拾遗 10 卷 宋诗选
107 卷 元诗选 50 卷

明诗初集 86 卷，明诗次集 140 卷，明诗三集选 100 卷，
三续集 15 卷，明诗四集 132 卷（存 131 卷），明诗五集 52 卷
（存 50 卷），续五集 4 卷，明诗六集 100 卷（存 66 卷），明诗

七集 100 卷（存 22 卷），明诗八集 101 卷（存 25 卷），再续集口口卷（存 4 卷）。

社集 28 卷（存 13 卷） 闽闺秀集 1 卷 闽集 1 卷 楚集 20 卷（存 1 卷）

从上推知，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“善本”约为 1207 卷，而在大陆存世的仅有 939 卷^⑤。

通过对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和《中国善本书目》的比较，可以发现两者明诗选著录最大的不一致就是：前者有十个地方集（包括社集）共 247 卷，后者仅有楚集和闽集，却卷数不相吻合；而后者有七集和八集共 201 卷，前者却只到六集为止。根据《丛书综录》的编撰原则，非所原书刊行概不载入^⑥，所以十个地方集不会是误记或者是有目无书。同样的，翻检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其中一部诗选，确也有七、八两集。由此可以断定，此两者著录都非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足本，或者是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。

又上海图书馆所藏另一部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卷首目录后录有一题跋，为民國十九年（1930）年慈溪冯贞群所作，跋云：

曹氏所选明诗，初集八十六卷，次集一百四十卷，三集一百卷，四集一百三十二卷，五集五十二卷，六集一百卷，七集一百卷，八集一百一卷，九集十一册，十集四册，续集十册，再续集九册，三续集五册，四续集四册，五续集一册，又五续集三册，六续集四册；南直集八册，浙集八册，闽集八册，社集十册，楚集四册，川集一册，江西集一册，陕西集一册，河南集一册。搜罗浩博，明人别集散佚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。

冯贞群是浙东较有名气的藏书家和文献研究者，《鄞县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》就是他 1935 年对天一阁藏书的全部著录。以上对明诗选各集的著录出自何处在题跋中并未交代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冯贞群若不是亲所经眼或者有目可依，不会道听途说地草率下笔。而

且题跋中八集以下均是以册计集，这只有在书籍面世后才可能出现的情况，（或是钞本，或是刻本）所以此著录不会是一个有目无书的空目录。

冯氏对明诗选的著录虽然基本上囊括了《丛书综录》和《善本书目》的著录，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足本。然而地方集和八集以下都未列出具体的卷数，明诗选到底有多少卷仍无从查知。

根据本人所掌握的资料，近代以来，对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收藏最多的当数郑振铎先生。郑先生搜求是书达二十余年，凡有经眼，必倾力购之。^⑦在《西谛书目》著录中，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存839卷，其中有“明诗七集卷四十五，明诗八集卷一、三至十四、十七至二十四、二十六至四十、五十九、六十三至六十五、七十八至八十、八十三至九十六、九十八、一百、又三卷卷次未刻，浙集八卷卷次未刻，闽集七卷卷次未刻，社集二十八卷卷次未刻。”郑先生曾撰文记录其搜访此书的曲折经过，并对其中的明诗选作了详实而精辟的评价，他在文章中说道：

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为明代诗选中最弘伟之著作，其明诗一部分尤关重要。《四库全书》所收，明诗仅至次集而止。谓三集以下均佚。《汇刻书目》载其全目，亦谓六集以下为钞本。实则石仓所刻明诗，不止六集。所谓礼亲王府藏本，于明诗六集外，别有明诗续集五十一卷，再续集三十四卷，闺秀集一卷，南直集三十五卷，浙江集五十卷，福建集九十六卷，“社集”二十八卷，楚集十九卷，四川、江右、江西各五集，陕西集三卷，河南集一卷。于六集中，三续集十三卷，四续集九卷，续五集四卷，五续集六卷，六续集二卷，均刻本也（《汇刻书目》作钞本，系据《啸亭杂录》，误）。群目为最足本。尝为陶兰泉所得。后兰泉所藏丛书悉售之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，此书亦东去不返（此本有礼王府藏印，必即为《汇刻书目》所云之本；惟《汇刻》所举，尚有七至十

集，此本无。恐《汇刻》误记。以“九集”本即“社集”也)。十五六年后，乃乾尝得残本百余册，中有明诗七集及八集十数册，却有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。后乃乾所藏归于北平图书馆，其中七集及八集则归于南洋中学图书馆。……一月后，书乃至。凡一百二十册，均为明诗，竟有八集三十余册，“社集”十五册（以其中间标作九册，姑绍樵目之为九集）。矜贵之至。八集数册及“社集”全部，其卷数尚为墨钉，未刻。……“社集”所收者凡二十九卷，均无卷数次第；……殆随得随刻，姑不记卷数。以作者皆闽人，且皆学同社，姑曰“社集”。不知较礼亲王藏本（仅二十八卷，此本多一卷）异同如何。^⑧

西谛的这段记录对于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研究可谓是弥足珍贵，他明确无误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见过的最完整的目录——礼亲王府藏本目录。从他叙述的口气中，似乎这个藏本是当时比较珍贵和普遍被人认可的，是著录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一个可靠的足本。通过这个礼亲王府藏本目录，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，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的著录是一个完整的藏本目录，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礼亲王府藏本。遗憾的是此本已悄然东去，无缘求见。然而，礼亲王府藏本到底是不是一个足本？如果是，那么为什么西谛书目中还有溢出礼亲王府藏本目录的七、八两集，而且冯目中更有九集、十集？可幸的是郑先生在文中不但指明了是集的流向，而且也记录了是集著录的传承，根据上文中的记载，《汇刻书目》著录了礼亲王府藏本目录，并且也认为这是“载其全目”的一个足本。而汇刻书目又是直接抄自《嘯亭杂录》，也就是说，《嘯亭杂录》有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最权威和被郑先生认为是最原始的著录。

《嘯亭杂录》是一部以笔记形式辑录个人读书所得、逸闻考证的书籍，其作者是清朝汲修主人昭槁，即礼亲王，所谓的礼邸藏

本就是他所收藏的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。在《嘯亭杂录》中，礼亲王的记载如下：

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云：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五百六卷，曹学佺著。学佺工诗，去取颇有别裁。其明诗分初集、次集。《千顷堂书目》尚三集、四集、五集、六集，三百八十四卷。近佚云。今余家所藏，则一千七百四十三卷。较《四库》所收多至千余卷矣：古逸诗十三卷，唐诗一百卷，拾遗十卷，宋诗一百七卷，元诗五十卷，明初集八十六卷，次集一百四十卷，三集一百卷，四集一百三十二卷，五集五十二卷，六集一百卷，七集一百卷，八集一百一卷，九集十一册，十集四册，续集十册，再续集九册，三续集五册，三四续集四五续集一册，五续集三册，五六续集一册，南直集八册，浙集八册，闽集八册，社集十册，楚集四册，川集一册，江西集一册，陕西集一册，河南集一册。九集以下不分卷，以册代卷，其曰“三四续四五续”，仪例难通，而雕镌完好，刷印清楚，自是闽中初拓精本。法时帆祭酒颇加赏鉴，为近世难觅之本。惟七集八集中数卷为王功伟明经携去，以致遗佚，不复得为全豹，殊堪扼腕也。^⑨

很显然，《嘯亭杂录》的记载虽然具体，但不够确凿。在上文中，总卷数 1743 册已经知道，说明礼亲王是全面检阅过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卷帙。但是，这个总卷数对应到具体分集的卷数上却不能一一落实，那些以册代卷的分集到底有几卷他却避而不谈，因此，这 1743 卷是如何拼加所得我们不得而知。^⑩然而，礼亲王的记载却和冯贞群的题跋相暗合，除“仪例难通”的几册无法确定其到底为何分集外，其他两者丝毫不差。^⑪

再比较礼亲王和西谛的记载，两者对于“礼邸藏本”的著录存在着极大的不同。从总卷数上来说，前者比后者要整整多出 488 卷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。从具体的分集上来看，前者有九、十

两集，而后者认为只止于八集；后者有四续集、续五集，而前者只有仪例不明的“三四续集四五续集一册”，并且还没有闺秀集。由此可以断定，郑振铎先生其实是没有见过《嘯亭杂录》的著录。因为礼亲王在《嘯亭杂录》的记载不可能是误记^⑩，要是郑先生经眼过此“全豹”的书目，必然会在他的记录中提到并加以评析。因此，西谛和礼亲王对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著录虽然同出一源，但各有所长，对于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研究可以起到相互参照、相互补充的作用。

查考明代以来的有关公私目录，确实没有比《嘯亭杂录》更为详尽的著录。翻检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那部有七集和八集的残本，其八集卷中有五册卷首页上都盖有“礼邸珍玩”的藏书章，说明此本就是礼邸藏本。以此对照西谛在前文中所谈到的“中有明诗七集及八集十数册，却有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。后乃乾所藏归于北平图书馆，其中七集及八集则归于南洋中学图书馆”（上海至今尚有南洋中学，校史悠久），可以肯定，这即是西谛所说的归于南洋中学的那十数册书籍了。再案《嘯亭杂录》中“惟七集八集中数卷为王功伟明经携去，以致遗佚，不复得为全豹，殊堪扼腕也”语，很有可能现藏于上图的那几册七集和八集的凋零之作，亦就是被王功伟从礼邸所携走而遗佚的几卷。可幸的是最后被乃乾所得，得以保存至今，不然也该东去日本了。由此可知，西谛认为是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的其实就是礼邸藏本中的一部分，西谛因为没有亲见，所以产生了误解。藉此类推，礼邸藏本诚如礼亲王昭槱所言，应该尚有九集和十集，那流落日本的一部也不是个完全的本子。^⑪

综合以上的分析，西谛的记录和礼亲王的著录其实也并无出入，只不过是对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前后不同面貌的两种记载而已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比较确切地知道曹学佺在有生之年已经完成了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编刊工作，从古初到明末，该诗选确实

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足本，^④也即是礼亲王所称的“闽中初拓精本”，该足本的群目如下：

古诗选 13 卷。唐诗选 100 卷，拾遗 10 卷。宋诗选 107 卷。元诗选 50 卷。明诗选初集 86 卷，次集 140 卷，三集 100 卷，四集 132 卷，五集 52 卷，六集 100 卷，七集 100 卷，八集 101 卷，九集 11 册，十集 4 册，续集 51 卷，再续集 34 卷，三续集 13 卷，四续集 9 卷，五续集 6 卷，续五集 4 卷，六续集 2 卷；闺秀集 1 卷，社集 29 卷，南直集 35 卷，浙集 50 卷，福建集 96 卷，楚集 19 卷，四川集 5 卷，江西集 5 卷，江右集 5 卷，陕西集 3 卷，河南集 1 卷。^⑤

和初刻的足本目录相比，现存于国内图书馆的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实在都是凋零之藏。国家图书馆的珍藏最为丰富，然这一部书并非是完整流传下来的同一本子，而是经过了后人的拼接而成，其群目包括了明诗选的一集至六集以及三个续集，除上图、天一阁以外所有国内外馆藏存目都无出其右者；上海图书馆珍藏了四部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，其中一部有明诗选七集和八集若干卷，乃世之孤页，弥足珍贵；而天一阁图书馆虽然所藏不多，但有明诗选中的楚集一卷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妥善的保管，此卷纸张粘合在一起，薄薄一叠，无法翻动，难以检阅其详细面貌。

注：

①是书封面题签为“石仓十二代诗选”，每集首行之标题亦为“石仓十二代诗选”版心则为“历代诗选”，大概曹学佺是有意于“石仓十二代诗选”作为书名。然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 189 总集类四“石仓历代诗选五百六卷”条云：“旧一名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，然汉、魏、晋、宋、南齐、梁、陈、魏、北齐、周、隋实十一代，既录古逸，乃缀于八代之末。又并五代于唐，并金于元，于体例名目，皆乖刺不合。故从其版心所题，称《历代诗选》，与义为谐。”《四库全书》所言有理，后人常以《石仓历代诗选》称是书，本论文欲究其原貌，故依是书原题签而定书名为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。

②按《中国善本书目》的著录，目前国内共有九个图书馆藏有此书。其中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有卷数最多，其他图书馆（除天一阁藏书楼）所藏均与国图所藏的部分相同。因此，本人重点查考了国图、上图、首图、故宫、天一阁、华师大六个藏有此书最多的图书馆。

③1981年版的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在“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”中记载首都图书馆藏有《石仓历代诗选》全本，此著录误。首图现馆藏的仅是此书的一小部分，卷数和《中国善本书目》的著录相吻合。1959年初版的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，即标明此书没有完本馆藏，其中仅列的国图和上图也均是残本。

④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八九，总集类四。

⑤此处的“善本”为作者臆撰。另《善本书目》中明诗再续集卷数不得而知，但在国图藏有是集的卷四十七，由此推得，再续集最少也有47卷。1207卷是把再续集作为47卷来加以计算所得。再案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）记载“是书共刻多少卷，今不得而知，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九馆所藏皆不全之本，全部相加，舍去重复之卷数，共存九百二十四卷。”此总卷数有误，盖引自早先仅供参考的油印本《善本书目》著录而没有真正加以查核。油印本的明诗八集著录为13卷（卷37～39，44～55），明诗续五集只有1卷，这样，总共少了15卷，错为“存九百二十四卷”。与之相似，《善本书目》著录为939卷实际上并非精确，因为是书偶尔出现有上、中、下三卷合称一卷、不同卷帙重复刊刻为同一卷数等情况，所以大陆实际存世的确切卷数应比939卷要多一些。

⑥见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编例四。

⑦国图所藏《石仓文选》卷首有郑振铎亲笔题记：“石仓诗选余求之二十余年，尚未得其全。礼邸藏本已东去，是终天之憾。……”又参见《西谛书话·劫中得书记》中“石仓十二代诗选”条。

⑧见《西谛书话·劫中得书记》中“石仓十二代诗选”条，第335页至338页，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。

⑨见上海文瑞楼印行的校正大字本《啸亭杂录》卷七。引文中“三四续集四五续集一册”因难以句读而未加标点。

⑩这种情况的出现，最大的可能是由于礼亲王为了反映家中所藏书籍的原貌，因此在叙述时，以最初得到的原本状况加以记录，不掺入自己爬梳整

理的具体意见。而1743这个卷数显然是经过整理后所得出的总数，是对家藏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一个总的记录。

⑪在此两者的著录中都未提到“闺秀集”。翻检现存的唐、宋、元、明（一、二集）各代诗选，都在集末录有“闺秀”一卷，作为诗选的其中一部分，这是诗歌选集编纂的一般规则。案国图所藏标有“闺秀集”的一部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，其社集、福建集、闺秀集都连在一起。社集不标卷数，共录13人（卷）。而第14卷就是《柯亭集》，为莆田柯茂竹所著，卷首行题识为“石仓十二代诗选 福建集卷”未标卷数。第15卷《云窗小句》和第16卷《澹若居集》，其前面的题识是“石仓十二代诗选 闽闺秀集”，同样未标卷数，并且仅此两集而已。国图的这个本子肯定是残页相拼补而成的不全之册，但从中也许可窥知闺秀集是福建集中的一部分，数量不多，因此礼亲王和冯贞群都没有单列出《闺秀集》一卷。

⑫不管冯贞群的著录是否抄自礼亲王的题识，两者著录的一致证明《嘯亭杂录》的记录是比较可信的。不然，以冯贞群的身份是不会如此自信地加以题跋的。此外像郑先生所说的“以其中间标作九册，姑绍樵目之为九集”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，在国图馆藏的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上常常出现后人将书籍上所刻的卷数改作其他的数字，比如把明诗次集“卷一”改作“卷八十七”（明诗初集86卷）。但是，礼亲王所记载的九集和十集本人以为并非如此，乃是原书所刻而成，故礼亲王的记载应该是可以相信的。

⑬从现存的明诗选残卷中也可证明九集和十集的存在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“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”（清魏宪编）云：“宪以曹学佺有十二代诗选，止于天启，因选是集以补之。”查阅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六集各卷，其诗人大致年代在天启间（可见魏宪也错误地认为明诗选仅到六集为止）。现存于上图的明诗八集中，有歙县吴子玉、新安王仲修、江陵胡宗仁等人的集子，这些诗人都是活跃在万历以后的年代，因此可推知八集乃选崇祯以前之诗人诗作。比较八集和六集收录诗作的时间，明诗选是按朝代先后而编纂的体例毫无疑问了。而在国图所存的明诗社集中，录有马季声、陈惟秦等人的诗作。案曹学佺《三山耆社序》云：“是日与会者王伯山文学年八十四，……予学佺为最少云。直社芝山龙首亭自不佞始，愿与诸君岁岁续兹盟焉。崇祯丁丑八月之十三日。”崇祯丁丑年即崇祯十年（1637），曹学佺编纂社集直到崇祯末年，那么一般来讲明诗选正集的编纂也会选到崇祯末年。因此，明诗选九集和十

集刚好填补了从八集到社集之间这一时期的空白，大概是选录崇祯一代的诗人诗作。

⑭历家公私目录都没有指出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实未编竟，考查前人有关对该诗选的论述，也似乎是刊刻完毕，只是散佚太多。所谓的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和《中国善本书目》上海图书馆藏本，都只是著录了其中的一部分。由于六集以后几乎散佚无存，现在人们便以为以上两者著录皆为完本，以讹传讹。

⑮鉴于各图书馆的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，这个足本目录只是理论上成立，是个大致的数目。实际上曹学佺刊刻如此庞大的书籍，在卷帙数目上难免出现重复或是遗漏的情况，尤其是到明诗选六集之后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编刊相当的粗糙，错误叠出。如八集选中同样标为“卷三十”、“卷四十七”的各分别有三卷（并非是上、中、下分卷），而事实上是不同的三个诗集；“卷十八”、“卷二十五”、“卷三十七”、“卷五十”等各分别有二卷。由此推定，这种情况在其他的集子中同样存在，因此全诗选的确切卷数就不得而知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复旦大学古籍所